賽博棲居

前幾天，國務院總理李強在世界互聯網大會烏鎮峰會開幕式作主旨演講時說：「雲端互聯、賽博棲居、智慧生活成為日常。」在筆者的印象中，這是「賽博棲居」（Cyber Dwelling）這一網絡詞彙，首次正式出現在官方文本裏，顯示出該詞被主流話語體系的接納與重視。

記得上世紀末剛剛接觸互聯網的時候，網絡還被視作是現實壁壘森嚴的虛擬世界。當時有個很時髦的詞「網上衝浪」（Surfing the Internet）：電郵、BBS、討論區、聊天室、BLOG、搜索引擎——都是很酷的事情。而對於現在的年輕人來說，這些東西，名副其實成了「上世紀」的老古董了。就連「酷」這個詞，都不再酷了。

但是，現在是賽博時代，VR、AI、元宇宙，虛擬早已沒有了清晰邊界，而是物理空間與數字網絡深度交融，人機界面混合，不再分割。萬物皆賽博。比如，「賽博養生」，用算法規劃飲食，用數據監測心率，用AI解讀舌苔、糾正八段錦，「健康曲線」「深睡時長」也成了實時分享的社交「貨幣」。賽博正在越來越強烈地重塑人際交往範式。

固然，AI的溫順應答，算法的精準投餵，繭房的認知閉環，都可能帶來新的不確定性。但是，賽博棲居已非短暫停留的界面，不同於網上衝浪的「衝」，更強調「居」的歸屬感、定居感、在家感，並不缺少煙火人情。

各類賬號、虛擬形象、社群、雲端記憶、線上身份等等，也已成為人生的重要資產。它們是虛擬的，卻是真真切切的。生活、情感、記憶、社交，都扎根於數字層。缺少了數字層，便無法生長。所以，大可不必動用尼采與海德格爾、日神與酒神，對賽博棲居搞那麼多形而上的解讀。它已被祛魅為平凡的日常。



瓜　園
蓬山
逢周三、四、五見報

吳剛與西西弗斯

不少讀者喜歡西西弗斯（Sisyphus）的故事。這古希臘神話中的國王，因為觸怒眾神，遭到懲罰：把巨石推上山頂。但，每當石頭快到山頂，卻又會滾回山腳。西西弗斯只好走下山，再推一次。如此循環，永無休止。

其實，中國神話也有一個遭遇相似的人物，他叫吳剛。唐代段成式《酉陽雜俎·天咫》記載：「舊言月中有桂、有蟾蜍，故異書言月桂高五百丈，下有一人常斫之，樹創隨合。」也就是說，月亮上有一棵高五百丈的桂樹，樹下有人不停揮斧砍樹，但每砍出一道傷口，樹便立即癒合。

這人就是西河人吳剛。《酉陽雜俎》接着說：「學仙有過，謫令伐樹。」吳剛學習仙術時犯了過錯，於是被罰砍桂樹。至於他犯了什麼錯，原文沒有交代。有說，他一心成仙，卻不肯用心，於是被罰做這件永遠做不完的工作。

吳剛與西西弗斯的處境，太像了。一個把石頭推上去，石頭便滾下來。一個揮斧砍樹，傷口便長回去。一九四二年，法國作家卡繆（Albert Camus）出版《薛西弗斯的神話》，以西西弗斯的遭遇來思考人生的「荒謬」（Absurdity）。

卡繆最在意的，竟然不是推石上山，而是西西弗斯目睹巨石滾落，獨自走下山坡的一段路。那一刻，他知道下一次努力也不會成功，卻仍然要走回去，面對自己的命運。

卡繆最後說，我們必須想像西西弗斯是幸福的。這幸福從何而來？他無法改變石頭滾下的命運，卻可以清醒地面對自己的命運。那麼，吳剛呢？《酉陽雜俎》沒有告訴我們他砍樹時的心情，但若然他也明知桂樹永遠不倒，仍然每天舉斧，那也算是一種面對荒謬的勇氣吧。

更何況，吳剛沒有西西弗斯那麼孤獨。《酉陽雜俎》開頭便說，月中還有蟾蜍。東漢張衡《靈憲》更說，嫦娥偷吃不死藥奔月後，「遂託身於月，是為蟾蜍」。換言之，吳剛至少有嫦娥化身的蟾蜍作伴，而在後來的月宮傳說中，更添了一隻玉兔。



普通讀者
米哈
逢周一、五見報

一首傳家歌

看到友人發了一篇文章說：「今天正式把羅大佑傳給了女兒」，令人忍俊不禁。著名歌手羅大佑儼然成了「傳家寶」。不過，誰說傳家寶一定得是一個玉鐲或幾塊金磚呢？習武世家的「傳家寶」可能是一本拳譜或一套口訣。康熙年間揚州文人石成金編過一部百萬字的書，就叫《傳家寶》，內容是百科知識。既然如此，幾首歌，再泛而言之，蘊藏於歌曲、小說、書畫、影視裏的審美趣味，以及日常起居習慣、運動健身愛好，為什麼不能作為傳家寶，代代相傳呢？

《道德經》有言，我有三寶，持而保之；一曰慈；二曰儉；三曰不敢為天下先。三者都屬於思想和精神範疇，其實，這也恰是最值得珍惜的東西。傳家之寶，也是如此。家人共同的價值觀念，是家庭和睦、家族綿延的基礎，而共同的興趣愛好和審美趣味，往往是厚植價值共識的土壤。

二三十年前，一家人同看一部電視劇是很常見的場景；訂報紙的家庭，大家還會傳看同一張報紙。這樣的家庭大概率分享着同一個信息池。如今，信息早已分眾傳播，加之算法過濾，每個人都沉浸在自己的信息池中，困於「繭房」或「回音壁」的效應。即便住在一個屋檐下，相近的也不過是空間距離，至於信息距離，沙發對面的家人或許比大洋彼岸的網友還要遙遠。

於是，趣味共享就顯得更加重要。因為，趣味不但是話題的策源地，還是信息的黏合劑。話不投機半句多，而所謂「投機」，和趣味有很大關係。有相似趣味的人，就有話可說。話頭一旦扯開，信息交流的閘門隨之打開。生活中趣味的來源其實很多，文學藝術、體育健身、美食旅行，都能給人帶來欣快之感。那麼，挑出幾首感動自己的歌、幾本熟讀成誦的書或者點播了多遍的影視劇，把它們「傳」給家人，對於我們這些網絡時代算法的子民，確實必要且有益。



知見錄
谷中風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「未來將」與「多半桶」

前幾天搭巴士，坐在雙層巴士上層，等紅燈時無意中看見旁邊另一輛巴士的車身廣告，某個樓盤的賣點寫得十分醒目：「無縫連接港鐵某某站」。字體又粗又大，幾乎佔了整幅廣告的半壁江山。正想着這個地理位置倒是不錯，忽然發現「無」字左上方竟然還印着三個字：「未來將」。字體小了不知多少號，筆畫也細得很，幸好兩輛巴士剛好並排等紅燈，我又坐在上層，才有機會仔細辨認。如果車子正在行駛，或者我只是站在路邊遠遠看過去，大概率不會發現它們的存在。

這三個小字，可不是可有可無。若沒有「未來將」，「無縫連接港鐵站」說的是已經存在的客觀情況；加上後，就變成一個關於未來的說法，究竟什麼時候實現，是否還有其他前提，均屬未知。這種一大一小、一粗一細的安排令人反感：最誘人的承諾恨不得讓全條街看見，帶有不確定性的限定條件，卻生怕有人讀到。文字並沒有「隱瞞」，只是被設計得幾乎看不見；法律上字字俱在，實際上卻是在賭消費者不會逐字細讀。

這讓我想起之前鬧得沸沸揚揚的「壹號土豬」，不少人一直以為既然叫「土豬」，定是與散養、有機相關，後來才知道「壹號土」三個字竟然是商標，不是壹號牌土豬，而是「壹號土」牌豬肉。還有即食麵的「多半桶」，很多人的直覺自然是分量多了半桶，結果「多半」原來也是註冊商標，實際增加的分量並沒有一半。商家總能解釋，商品有標示重量，廣告也寫了限定條件。可是消費者買東西，難道還得先學會像律師一樣審閱每一個字嗎？有些宣傳最討厭的地方，就在於它未必直接說一句假話，卻千方百計希望你理解成另一回事。樓盤本身可能真是好樓盤，交通將來也可能真的方便，但看完這幅廣告，我對它的第一印象已經大打折扣。畢竟一個連三個字都不願意大大方方寫清楚的廣告，又怎能讓人放心相信它寫得特別大的那些字？



大川集
利貞
逢周一、五見報

為自己調音

不一定只有飛天遁地、刀槍不入、瞬間移動，才是超能力，有些人擁有得天獨厚的超凡天賦，能人所不能，也可謂「超能力」。

譬如絕對音感，擁有者即使沒有基準音的提示，也能準確辨認音高，簡單而言，只要聽過旋律一次，就能準確辨別當中的組成音，甚至把非樂器的聲音，轉換成音符，是叫人嘖嘖稱奇的超強音感記憶。一枚硬幣有兩面，絕對音感不盡然只有好處，擁有者可能忍受不了一切的走音、雜音、高頻與巨響，試想這個世界充斥那麼多嘈雜的聲響，走出音樂廳，他們可能「置身地獄」。這是普通人難以想像的世界。

擁有絕對音感不一定就能成為出色的作曲家、演奏家，但大概會是優秀的調音師，音高稍有偏差，也逃不過「法耳」，就像電影《盜音天才》主角Niki。他被上帝捉弄，既擁有絕對音感，同時患上聽覺過敏，被迫放棄彈鋼琴，乖乖做個鋼琴調音師學徒，戴上耳塞、耳機，隔絕噪音，穿過囂鬧的大街小巷。擁有絕對音感的Niki，不但做好調音師工作，還漸漸解鎖了另一種需要極靈敏耳朵的技能——破解保險箱密碼鎖——他無需儀器，單憑肉耳，就能聽出轉到正確密碼時齒輪發出細微差異的聲音。

當亦師亦父亦友的Harry心臟病發進院，急需一筆巨額醫療費，Niki只好鋌而走險，加入一個小偷團夥，潛進豪宅，憑着異常聽力打開保險箱，偷走裏面的鈔票金條珠寶名錶，不但發大財，還贏得美人歸，「事業」愛情兩得意。

Niki會否上得山多終遇虎，這裏不多說了，但結局是很妙的。因為一場打架令Niki輕度耳聾，他卻反而不再需要耳塞、耳機，也能輕鬆走進人群裏，甚至終於坐在鋼琴前，從容自在地奏響行雲流水的旋律與音色，還清楚指出，哪個音跑調了需要調音。

他終於在混亂中找到平衡，為自己重新調音。那是天才跟超人與否都要做的事。



雜果賓治
羽羊
逢周五見報

邊壽民《蘆雁圖》軸



▶邊壽民《蘆雁圖》軸。故宮博物院藏

明日就是立冬，立冬是冬季第一個節氣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說：「立，建始也；冬，終也，萬物收藏也。」古人將立冬分為三候，水始冰，地始凍，雉入大水為蜃。對候鳥而言，這個時節正是南遷的最後一段路。故宮博物院藏有一幅清代畫家邊壽民的《蘆雁圖》軸，畫上的自題恰好寫着：「壬子立冬後二日邊壽民寫於白沙旅館。」「壬子」為清雍正十年（一七三二年），作者時年四十八歲。

《蘆雁圖》為紙本設色畫，縱一百二十八點五厘米、橫四十八點五厘米，畫的是秋雁在蘆葦間互相呼喚的小景。構圖取縱勢，近景一株高大的蘆葦拔地而起，將上下兩隻雁聯繫在一起，成為貫穿畫面的主線。蘆與雁都以潑墨寫意而成，筆墨準確而生動，看得出作者對雁的形態下過扎實的寫生功夫。

邊壽民原名維祺，字壽民，後以字行，更字頤公，號漸僧、葦間居士，江蘇山陽人。他出身貧寒，終生不仕，工詩詞書畫，善畫花鳥蔬果，尤以潑墨蘆雁馳名江淮，有「邊蘆雁」之稱，因常往來揚州，被列為「揚州八怪」之一。他畫雁，不是畫孤飛的寒禽，而是畫雁與雁之間的照應。立冬時節，雁群南飛，旅途漫長，這幅畫裏的兩隻雁一上一下，彼此呼應，倒像是長途中的一聲招呼。

立冬之後，天地漸寒，萬物斂藏。邊壽民在旅館裏落筆，寫下「立冬後二日」五個字，沒有說自己身在何處、心境如何，只留下這一幅蘆雁。天冷了，雁還在路上，人也在路上。看畫的人隔着近三百年，看到的是一點不張揚的溫情。



館藏擷英
閒雅
逢周五見報

水族箱養出療癒感

寵物市場中水族箱裏的小生命，憑着高顏值與呆萌模樣，成為不少人的心頭好。從色彩斑斕的鬥魚，到圓滾滾的金魚，各有各的可愛之處，為日常生活增添一份療癒感。

鬥魚堪稱觀賞魚界的顏值擔當。半月鬥魚的尾鰭猶如盛開的摺扇，紅、藍、紫等色彩交織，游動時宛如穿着華麗裙子的舞者。牠們也會留意飼主的活動，增添互動樂趣。不過，雄性鬥魚領域性較強，一般不宜混養。

喜歡活潑熱鬧的，不妨選擇孔雀魚。牠們體形嬌小，尾巴卻絢麗多姿，有的像彩色扇子，有的布滿斑紋，彷彿把彩虹穿在身上。一群孔雀魚在水草間穿梭，畫面靈動又療癒。由於繁殖能力強，飼主須留意魚群數量，避免魚缸過度擁擠。

若偏愛圓潤造型，則可選擇萌感十足的蘭壽金魚。牠沒有背鰭，身形渾圓，配上短小的尾巴，游起來搖搖晃晃，活像一顆會動的小包子。紅白相間的花色尤其討喜。不過，牠需要充足的水體與穩定的水質，並不適合養在狹小容器中。

霓虹燈魚則像水中的迷你星星，身上的藍紅色條紋閃閃發亮，成群游動時格外夢幻。至於熊貓鼠魚，憑着黑白分明的斑紋俘虜人心，像極了小熊貓。牠們常在缸底覓食，偶爾游向水面換氣，憨態可掬。

六角恐龍也因圓眼睛、羽毛狀外鰓和彷彿微笑的嘴形成為網絡人氣萌寵。不過，牠屬於兩棲動物，並非魚類，對水溫及水質亦有特別要求。

水族箱裏，一尾尾小魚悠然游弋，彷彿把喧囂隔絕在外。方寸之間藏着生命的靈動，也盛着滿滿的療癒感。



萌寵集
煒仔
逢周五見報

健康早餐

每天的早餐是否健康？對「打工仔」而言，每天起床如果還趕得及到茶餐廳、快餐店或咖啡店坐下來吃早餐，已是無比幸福，如果還要計較健康和營養價值，無疑是未開工已覺煩惱。

在香港吃早餐常見有通粉、雞蛋、麵包，不少人更加配即食麵，愛它麵質彈牙，調味夠香。即食麵不宜多吃，但不少人覺得若早餐就要忌口，那每天營營役役也不知為了什麼。許多人要求早餐有煎「太陽蛋」，那烹製時用油就不可少；嫌白麵包淡然無味，那塗抹蒜茸牛油再烘烤就成香氣撲鼻的蒜香吐司。然而上述的加工方法，縱然可增加食物的色香味，卻也大大提高了熱量、脂肪與膽固醇的吸收，並非人人適宜每天食用。現在不少食肆為滿足食客追求健康生活的潮流，也供應番茄濃湯配粉麵，但原料其實大都是含色素和糖漿的罐裝茄膏。此外，一向極受港人歡迎，菜單上不可或缺的沙嗲牛肉，其實也高鈉高卡路里，跟健康可謂沾不上邊。至於咖啡奶茶，不少都加了淡奶或忌廉，香滑口感的背後是高乳脂、高乳糖，若再配油膩的牛角包或蛋餅，就成為造成身體亞健康的元兇。

為了真正地吃得健康，我家現在主要吃焓雞蛋及番薯作早餐。不加調味，再以蘋果、黃豆或青菜，取代經過精製加工的麵包。外面食肆的早餐，每星期只會吃一至兩次。改變習慣後，很明顯減輕了身體的負擔，人也精神不少，而且早上再也不用花時間和心思煎烘，反倒成為追求效率者的福音。雖口腹的享受不及外出吃一份豐富的早餐全餐，但那是對自身更好的犒賞，也是生活明智的選擇。



竹門日語
簡嘉明
逢周四、五見報

責任編輯：李兆桐